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上海闲话

沪语趣谈

依记得哦?阿拉小辰光白相游戏,小囡自动围成一圈,再声音搭动作一道,一面嘴巴里发出“呼磷磅碾”个声音,一面小手就拍着大腿,节奏整齐,拨自己个右手朝前方唰一个伸:有个手背往上,有个手心朝上,根据“黑白”二色,就自然而然个派为两组。游戏规则清清楚楚,用不着老师点名分配,啥人也不会觉得不开心,因为,伊是拉透明度极高个“游戏声”中一记头搞定个,既传统开明,又简单公平。

“呼磷磅碾”是个象声词,原指物体撞击时发出个响声。清代学者胡文英《吴下方言考》中说“吴中谓击重物碎声曰呼磷磅碾”。而孩子们嘴里那刮啦松脆个童稚口令,邪气扎劲,伊集童趣游戏中个智慧、逻辑、声响、灵巧、果敢、规范于瞬间,显然已越出原意,成为了游戏起头个号令。声音赛过体育场浪裁判“各就各位,预备,呼”个一声发令枪。

扎劲

文 / 史舒薇

上海人蛮晓得利用“声音”个腔势先声夺人,用软糯、嗲甜、尖细、洪亮、低沉甚至喳喳等五花八门个“花腔”来模仿形容。象声词辣表达浪具有独特个效果,能经济个张扬词语个空间力度,有效个满足人们辣听觉浪个“美声”需求:搬东手脚重了,叫“擎个共隆”;讲话有失斯文,称“叽哩喳喳”;事情纠缠不清,不爽快,称“乌里买里”。拟出个声音也有高有低,时大时小,但侪是原汁原味个“实话实腔”,无牵强个打造痕迹,“辟哩啪啦”是鞭炮,“的粒笃落”是雨滴,“浙力索落”是老鼠,“吉里夹拉”是挑担,描摹个声音既真实形象,又易学易记,而且好顺口,一遍两遍“唱罢响过”,就活生生地“吃”进大家嘴巴里,“躲”拉朋友耳朵里了,甚至选种自然音响力道,一辈子就埋拉老百姓心里,忘也忘记不脱。

象声词假使伴随着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啦啦像风兜圈子(转轴)似个出场,就更加不同凡响了:沸水里打个鸡蛋叫“水潜蛋”,舞动个“竹板”叫“的笃板”,铜质圆形个打击乐器“钹”干脆叫“啵啵器”,交谊舞索性就叫“蓬蓬嚓”了,经过上海方言个“华丽”拟声后,名词腾个一下子就灵动起来了。让人感受到动作发生时所拨弄出个一系列细腻个声音,让人有超常个乐感节奏享受,如:嘞嘞响、别别跳、渣渣滚、刮刮抖、答答滴、噗噗满。甚至于还可以有“放量版”的用法,如:“今朝天哪能介冷?伊冻得来刮刮刮抖”,“送人家勿作兴,晒拉拉个衣裳答答答滴”。声音超长,邪气出彩。最扎劲个还是埃种介“四字格个夹花象声词”,描绘起形状来既绘声绘色,又有磁性,带质感,并且声趣交融,和谐一体。如:的粒滚圆、的角四方、敦辣势清、赤刮辣辣、极出乌拉、别哩剥落、粘支疙瘩、软皮塌里、杂格咙咚、圆鼓楞墩、呆拔落笃。部分象声词嵌入了动词形容词里后,声音搭配得起伏而稳固,显得“另类”而出挑,有时字面花样略有不同,但正如章炳麟先生辣《新方言·释言》中指出个“今人状物之圆曰圆果卢都”,亦说“圆鼓隆冬”、“圆咕隆咚”;“闹陌声里”也说“闹生头里”、“陌生头里”,实质既没两样。

当然,部分象声词已从最初单纯模仿声音个意义,变得内涵丰富起来。比如“刮辣松脆”至少可以形容“食物松而脆”,以及“讲话响亮、清脆而利落”;“哭出乌拉”既可以解释为“哭丧着脸的样子”,又能形容人“小气八辣”;上海人还可以在后面加个“对立统一”个尾巴——“哭出乌拉笑嘻嘻”,这是指“时哭时笑”“又哭又笑”个尴尬腔调。



粢饭豆浆

文 / 沈寂 图 / 范生福 范思田

上海百姓吃早餐,除大饼油条外,粢饭豆浆也最受欢迎。因为豆浆有营养,粢饭可耐饥。勿要小看这两样小点心,都有来历。东周时,造酒的杜康,有妹名淮南,老母爱吃黄豆,牙坏不能嚼。淮南将黄豆磨成浆,供母饮用,这是古代的豆浆。秦始皇并吞六国后,筑造长城,动员数十万民工,到北方去

劳役。长城由千千万万块石砖砌成。可古时候只有黏性的泥土,石砖怎能黏在一起。有人将糯米烧熟后就有黏性,可将石砖黏在一起。这是非常艰巨的劳动,民工们吃不饱,哪里有力气。有人不得不将黏砖的糯米捏成一团,塞进怀里,带回宿地,半夜里吃掉。秦朝劳工们把筑城的糯米饭充饥,就是现在我们当早饭的粢饭团。

弄堂里个木拖板鞋

文 / 范永林

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一到天热,弄堂里就会响起噼里啪啦个木拖板鞋声音。如果木拖板鞋声突然集中响起来,葛末大半是啥地方出了啥事体,看热闹个人聚辣一道了。选个木拖板鞋其实也交关简单,用厚木板做成鞋形,在鞋头前钉上橡皮或帆布条就成了。水陆两栖,交关实用。就是

辣拉办公室做个职员,一回到屋里,也马上脱下皮鞋,穿上木拖板鞋,乘风凉、荡马路,到处好走,交关爽快。脚醒醒了,就随时可以用水冲冲,邪气方便。后来看到有个人大概是华侨吧,穿了用脚趾夹住个人字形海绵拖鞋,大家眼热得勿得了,就像现在看到进口“耐克”一样。再后来,弄堂里个木拖板鞋噼里啪啦声慢慢少了,直到听没了,原来大家侪有海绵拖鞋告塑料拖鞋了。



闲话闲画

偷听别人家讲闲话,成语有一句生动个比喻:“隔墙有耳”。辣上海闲话里,痒痒个举动叫做“听壁脚”,同样刻画得入木三分。试看,要偷听到别人个言语,贴辣墙壁跟前,或者躲辣壁角落里,竖起了耳朵用心捕捉隐隐约约个声音。假使来画一张漫画,可以勾勒一道身影,辣板壁之后只露出一只耳朵,辣板壁之下只露出一双鞋子。听壁脚者,当心而又紧张就痒痒显现出来了。辣热播一时个电视剧《潜伏》中就有一个听壁脚个特务角色辣时时刻刻偷听余则成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。小特务把耳朵贴辣余家个门板浪,丑态毕露。

生活里总有一些存心存意、一门心思去听别人壁脚个人物,鬼鬼促促,心术不正。老早上海人住得局促拥挤。一幢石库门里,七十二家房客。厢房一拦(lak)二,变前后两家人家。客室隔成左右各半,又是两家人家。都是板壁,隔

从“听壁脚”到“戳壁脚”

文图 / 阿仁



音就成了问题。张家屋里向吵相骂,李家被旁听。楼浪王家摸家生,楼下刘家吓一跳。交关声音、闲话传过来传过去,邻居隔壁是被听了壁脚,勿得勿听了进去。有了听壁脚,就跟戳壁脚个故事。好事勿出门,坏事走千里。上海滩个旧式弄里,前弄堂里1号搭2号争争吵吵个事体就传到了后弄堂。后弄堂里天井灶灶拨间里常常少脱煤饼个事体也

甜芦粟

文 / 彭瑞高

远开一眼

甜芦粟是一节节的。把甜芦粟分开来,用刀斩不算本事,赤手掰才算本事。

我有个伙伴国强,是掰芦粟的能手。再粗的芦粟到他手里,都给你掰得一节节整整齐齐。人家掰芦粟,要把芦粟横过来;手劲小的,还要借脚馒头当垫板;就是这样还掰不好,常常拗了肉段,芦粟汁流得一塌糊涂。

国强不是这样,他掰芦粟,芦粟是竖着的;他右手一把握住上一节,左手虎口握住下一节,从外往里掰,用的是较硬劲。只见他手腕轻轻一抖,芦粟

节这里就啪地断了,断得干脆,断得整齐。他掰一节,攒一节,两手一路往下,芦粟就啪啪地断开来,从没有拗坏肉段的时候。

芦粟去皮,我们叫“撕”。国强说,撕芦粟皮,手一定要当心,芦粟皮是快口,赛过小刀子。我想起小时候,撕芦粟皮皮过用劲,右手无名指拉了一道口子,几乎去掉半个手节头,直到今天,那一道伤痕犹在。

甜芦粟是好东西,消渴止火、开胃通气。同样打嗝,吃芦粟打的嗝,比吃可乐打的嗝,要爽气多了。

煎药

文 / 马尚龙

本帮风味

煎药和熬药只不过是个讲法勿一样,事体是一样个事体;讲法不一样,但是艰难程度是一样个。煎和熬合辣一道是煎熬,既没啥个程度区别。也就是煎药熬药能勿容易,是一件很见功力个事情,所以也真有人自知功力不够,但是偏偏相信中药中医,葛末就请中药店送药了。

中药店历来是弥散药味个地方,掰个味道勿仅是药房里拉开一只只抽屉是一味味药,而且辣中药店个后门,必定有代煎药送药个工场间。勿必怀疑中药店是否老偷工减料,张冠李戴,侪是牌子讲信誉个店,童涵春、徐重道,店名就起得厚道,完全可以放心。一帖药,分两次煎,倒辣两只小热水瓶里,早浪一顿,下半日一顿,小热水瓶个药倒辣碗里,差不多就是大半碗。医生开几帖药,就要送几天。送药工送到人家个家里,要是辣楼浪,也勿必上楼,双方会有默契,今朝个瓶留下,昨日个空瓶带回去,四个小热水瓶个自动交接可能就辣牛奶箱里。送药工一部自行车驮到东到西一点也勿会搞错,因为辣热水瓶外面,侪贴了病家个地址名字个。

但是真正吃中药个人,还

是自己煎药个,特别是有钞票个人家,更是自己煎药——伊拉会觉得中药房里个药是烧出来个,就是放辣钢精锅里烧20分钟烧出来个,而勿是辣药砂罐里慢慢能个熬出来个。中药讲究三分药力七分心意,药熬得好勿好,直接会影响药个效力。一般人家总是亲人熬药,也勿无道理,当病人喝着自己亲人花了很大功夫煎出来个药时,心里一阵感动,病也就好了三分。

煎药是一件难事。煎药一定是药砂罐,而且还要辣药砂锅盖上压一把剪刀,总是有拿病压下去个意思吧。要文火,勿能让药溢出来,也勿能是一大碗,要让药辣药砂罐里慢慢个煎熬慢慢个收水,人就勿能离开半步,一帖药两次煎完,至少也是一个多小时个。即使痒痒还是免勿了一眨眼,熬干了,连药砂罐也裂开了。只有痒痒些年个主妇,常年吃中药,说起煎药免勿了得意:我伊只药砂罐,用了好几年了,只要人管辣拉,勿会坏个呀。确实是痒痒,掰个药砂罐外层侪是烤干了个黑色药汁,一条条流下来个样子,药砂罐个颜色也已经很深。邻居侪看得到妇人个药砂罐,因为每天煎好药,妇人总是拿了药砂罐走到弄堂里,顺势拿药砂罐里个药渣倒辣弄堂垃圾桶旁个一个角落,葛是要将病送走个意思。

现在个各地电视台都有调解生活矛盾个谈话节目。不外乎是阿婆告媳妇、丈夫告老婆、兄弟告姐妹或为感情或为财产辣电视里大倒苦水。有辰光做节目甲方、乙方缺了一方,到场个一方,对大众个告白往往就滑到了戳壁脚个地步。观察员或调解员听了一面之词个壁脚,也会一本正经个戳一记缺席者个壁脚。据讲痒痒个节目收视率高。看来辣屋里看电视里人家个听壁脚、戳壁脚相骂既有趣又安全,一点风险也听没。我只是弄勿懂:晒屋里个矛盾、晒个人隐私会成为一种时尚。痒痒个节目还走红了一批主持人,像老娘舅、老阿嫂、骂山门先生等等。骂山门也是上海闲话,用普通话来讲,“咆哮”是也。呵呵。千万勿要咆哮到我头浪来。